

江碧水 向东流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
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绿水拂弦奏和鸣

安顺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修 陈思雯 梁行

清晨六点,邢江河面薄雾轻笼,白鹭展翼掠过碧波,或栖于枝头、或轻点浅滩,灵动景致间,游客驻足静赏,“护河队”踏露巡河。

眼前这般“鹭伴江生”的惬意,曾是两岸村民不敢奢望的场景。作为贵州省安顺市的“母亲河”,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的邢江河绵延数十里,滋养着沿河布依十三寨,曾以“山里江南,鱼米之乡”闻名。可前些年,过度捕捞、生活污水、沿岸垃圾,让这条母亲河不堪重负。

“最严重的时候,夏天河水发臭,村民路过都得捂着鼻子跑。”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邢江村党总支书记邢猛回忆,当时村民靠在河里捕鱼,岸边种玉米糊口,一年忙到头攒不下多少钱,却在不知不觉中毁掉了赖以生存的河流。

变化,从何而来?8月底,记者蹲点邢江河畔,试图从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晨景里,读懂这条“母亲河”从昔日“臭水沟”到如今“生态画卷”的蝶变。

白鹭归巢

清晨的邢江河畔,记者跟着邢猛走到河岸边,清冽的河水映出蓝天,水下隐约可见小鱼游弋。不远处的芦苇丛,几只白鹭正低头觅食。“以前,别说白鹭,连鱼都少见。”邢猛说。

改变,始于那场自上而下的“护河之战”。随着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,安顺市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号召,启动邢江河综合治理工程。清淤疏浚,让河道重新畅通;修建污水管网,将生活污水引入处理设施,让清澈的河水不再被污染;严格禁渔,给予鱼类繁衍空间,让河流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……一系列的治理措施相继出台,让邢江河逐步褪去“脏污”外衣,慢慢找回往日生机。

治理初期,不少村民犯了难。“祖祖辈辈靠捕鱼吃饭,禁渔了咋生活?”面对质疑,邢猛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,一边讲生态保护的道理,一边组织村民参与河道清理。

“刚开始大家不情愿,拿着工具站在岸边磨磨蹭蹭,可看着河里的淤泥一点点清走,水从浑黄慢慢变清,岸边的草芽冒了出来,大家干活的劲头越来越足。”邢猛说,当第一批野花从河岸绽放,第一批游客慕名而来时,村民



白鹭栖息河岸枝头。

们忽然明白:“保护河流不是断了活路,而是守住子孙后代的饭碗。”

生态的馈赠,终于到来。2018年春天,有村民发现白鹭在河面盘旋,消息在村里传开,不少人特意跑到河边观看。

“那时候也就十几只,大家都跟稀罕宝贝似的。”邢猛笑着说,如今每到春夏,前来栖息的白鹭就有上千只,“早上打开窗户,就能看到白鹭落在院子的篱笆上,村民都说这是‘开门见鹭’的好兆头。”

旅居客流连

邢江河的清澈,不仅引来了白鹭,更带动了乡村旅游。

2023年,在外打工的黎芝辰回到村里,看着家门口清澈的河水和成群的白鹭,萌生了开民宿的想法。“当时村里还没人做民宿,我心里也没底,但想着我们有好气候,游客来这里避暑,还能看白鹭、游河景。”

黎芝辰怀着忐忑的心情,把自家的老房子翻新,又在院子里种上时鲜瓜果,取名“芝美家”。

没想到,民宿一开业就受到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喜爱,每年夏天都能住满。

“游客大多是从湖南、重庆、北京、江西来避暑的人,他们跟着村民去河边看白鹭,划着竹筏游邢江河,坐在院子里听蛙声,都说这里是‘天然氧吧’。”黎芝辰笑着说。

今年夏天,来自北京的音乐人安棵在“芝美家”住了一周。“我是在网上看到邢江



邢江两岸乡村美。 陈婷摄

河的白鹭照片,特意到这来避暑的。”安棵坐在民宿的院子里,“这里太治愈了,鸟鸣、蛙叫、流水声,这些都是天然的背景音乐。”他说,最难忘的是去河边就能看到白鹭,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,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。

古碑新约

在旁边的龙海村,守护邢江河早已是刻进骨子里的传承。

“黔中布依第一村”龙海村村口,立着一块百年石碑,石碑虽然年代久远,但碑上“水垂千古”“禁止滥捕”“保护河鱼”等字样仍清晰可辨。

“这块碑是老一辈传下来的,那时候村民就知道要保护河流了。”龙海村原村支书王刚

说,村里特意把碑修缮好,立在岸边,“就是要让大家知道,保护邢江河不是一时之事,是祖辈留下的叮嘱,要一代代守下去。”

这份责任,在新时代有了新延续,龙海村把护河条款写进《村规民约》,“禁止向河中倒垃圾、排污水”“禁渔期不得捕鱼”“不得乱砍滥伐河岸植被”,村民们全员签字承诺,对违反者要公开曝光和处罚。

“现在谁往河里扔垃圾,大家见到都会制止。”王刚笑着说,大家已把保护河流当成了自己的责任,每天都自然而然地守护着这条“母亲河”。

作为村级河长,王刚每天都会沿着河段巡查,寒来暑往,脚步从未停歇,手里的河长日志记下了每一个细节,凭借突出的护河成绩,还获评贵州省“最美河长”称号。

“拿到奖牌那天,村民们比我还高兴,都

说这是全村的荣誉。”王刚说,现在村里还组建了“护河队”,12名队员还有年过六旬的老人,每天轮流巡查、定期清淤,成了邢江河的“专职保镖”。

依托良好生态,龙海村深挖布依族“六月六”等民俗节庆文化,正在打造集布依文化、农耕体验、休闲度假、康养养生、研学写生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。

每当布依族“六月六”节日,十来艘彩龙舟贴着碧波,鼓点一响,船头鼓手红绸缠臂,槌落如惊雷,划手彩衣翻飞,木桨齐刷刷划进河里,岸边村民、游客加油呐喊,场面壮观又热烈,一幅和谐幸福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展现在眼前。

夕阳余晖洒在邢江河面,波光潋滟,岸边的布依村民哼着山歌,孩子们在河边追逐嬉戏,白鹭群在暮色中缓缓飞向远方……

斯拉河的守护与新生

安顺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修 桂传念 梁行



碧波荡漾的斯拉河。 陈婷摄



村民邓生华在清理打捞漂浮物。

然而,新的难题随之而来,以前靠打渔、开农家乐为生的村民,收入怎么办?

面对这些难题,“邓生华们”站了出来。在外打拼的他们选择回到河边,一起成立船舶公司开轮渡,既方便两岸群众,又能守护河水;还有的开起了民宿,把自建房收拾得干干净净,菜园里种上瓜果蔬菜,游客进来,既能赏风景,又能尝农家菜,村民经营得格外好。

黄正祥每天也没闲着,他走村串户搞“生态宣讲”,还把保护斯拉河的条款写进了《村规民约》:“不准往河里倒垃圾、排污水,不准砍山上的树,全村人一起互相监督。”

“现在大家都明白了,好生态就是好饭碗。”黄正祥笑着说,“河变美了,游客来了,民宿能赚钱,果树能卖钱,这就是实实在在的‘生态红利’。”

碧水惠民 尚进万家心田

虽然生态变好了,但是齐伯镇属喀斯特地貌,地表存不住水,山高水低,住在山上的村民守着大河却喝不上水。

齐伯镇党委副书记陈亚海的手里,存着一张齐伯镇农村供水布局图,通向各村的供水管网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线条。采访中,他指着管网图感叹说:“以前村民喝水,全靠储存雨水,或者去几公里外挑水,遇到旱

天,人畜饮水十分困难。2015年贵州吹响脱贫攻坚号角,我们就把饮水工程当成‘头等大事’,一定要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水。”

为了打通饮水工程“最后一公里”,陈亚海和同事们跑遍了全镇村村寨寨,按照村民需求,组织开会研究,找来专家精心设计,最终定下了“覆盖替代一批、新建改建一批、巩固提升一批”的实施方案。工程覆盖9个行政村,建成35处农村饮水安全设施,解决了22456名群众长期“吃水难”的问题。清澈的斯拉河河水淌进了千家万户。

次年,斯拉河引子渡抗旱应急人饮水点正式“上岗”。河面上,取水管道随浮桥泵站在水面轻轻晃动,泵房里的机器“嗡嗡”作响,斯拉河的河水正以每小时35吨的速度,被抽到山上的水池里。

工程推进时,村民们的“意见”也不少:“陈书记,我家地里的玉米快熟了,管网能不能往边上挪挪,别压着庄稼?”“村里的路窄,施工车能不能避开农忙的时候?”这些看似琐碎的要求,陈亚海全都记在心里,和村委会、施工队一起商量如何解决。开工前再次入户走访确认需求,建设过程中根据村民建议对管线进行“科学定制”,尽量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的影响。

“从河边泵站到山上的二级提灌点,直线距离有2公里,扬程高度380多米,把水‘送’上山可不是件容易事。”陈亚海指着远处的山顶,感慨地说。

如今走进齐伯镇的村庄,打开村民家的水龙头,清澈的自来水便哗哗流出。镇里还建立了“从水源头到水龙头”的管护体系,定期检测水质,确保大家喝上的是“安全水”“放心水”“健康水”。

“以前是‘有水喝’就满足,现在是‘喝好水’成常态,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!”村民杨学法笑着说。

“呜——”,汽笛清脆,划破黔中山谷的宁静。邓生华稳稳掌着“斯拉河01号”舵盘,船头劈开碧波,浪花翻涌间水鸟盘旋,两岸青山叠翠,野生猕猴不时跃入河中嬉戏。这幅生态画卷,是他九年摆渡生涯里最珍贵的风景。

斯拉河,地处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与织金县上坪寨乡交界处,一江碧水蜿蜒,两岸风景叠翠,成了当地水利生态建设成效的生动注脚。

谁曾想,这条长江支流也曾污水横流、林地受侵、水鸟难觅。

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,干群携手治污,35处饮水工程建成,斯拉河重现清波,“绿水青山”变成了群众的“金山银山”。

九年摆渡 守出一河清波

邓生华是齐伯镇人,在斯拉河上掌舵已

九年。他驾驶的“斯拉河01号”是连接两岸的“水上公交”,平日载满两岸往来群众,节假日,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挤满船头。

航行中,螺旋桨翻起浪花,小银光闪烁,水鸟俯冲捕食,引得游客纷纷打卡抓拍。

“你看这些鸟,以前哪能见到这么多?”邓生华指着天上盘旋的水鸟,笑容里满是欣慰,深深感慨:“早年间,河边上全是乱搭乱建,生活污水直排河中,水流浑浊,鸟都躲得远远的。现在水清了,鸟回来了,山上的猕猴还常来河边洗澡哩!”

生态的好转,也让邓生华对这片山水有了新的惦念。除了轮渡,他还在沿河的山林里养起了蜜蜂,种上了果树。曾经的生态破坏“重灾区”,如今再看,杨梅树、樱桃树、猕猴桃树有序成片,红的、紫的、紫的缀满枝头,勤劳的小蜜蜂在花丛里“嗡嗡”奔忙。